

## 马伯庸：“捕捉”小人物的“写作鬼才”

续写改变人生

1998年,上海一所大学的机房里,马力因为软盘损坏,下载的小说后半截变成了乱码。无奈之下,他突发奇想:自己续写!这一念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尝试写作后,马力惊讶地发现,自己写的内容和原作有七八分相似,从此踏上创作之路,还为自己取笔名为“马伯庸”。起初,写作对他而言只是“好玩”,文章写完就随意发在网上。为哄女友开心,他还会模仿作家王小波文风写恶搞文章;因长夜无聊,便在论坛写《银河英雄传说》等小说。

早期的马伯庸写作肆意随性,笔下故事充满恶趣味与历史常识错误,比如让古人吃明代才传入的地瓜,描绘汉代人泡茶,还将汉中写成寸草不生之地。他甚至虚构出西藏神秘动物“鳄齿羊”,并伪造新闻报道、解剖报告。逼真的编造,竟让动物保护组织找上门索要资料、提出捐款,吓得他急忙承认是虚构的。多年后回看,他直言当时“特别幼稚”。

后来谈及写作成功的秘诀,马伯庸建议先找工作谋生,把写作当副业,因为好作品往往诞生于闲适放松的状态。就像生活,有时无需刻意



近日,电视剧《长安的荔枝》落下帷幕。观众热议剧情的同时,原著作者马伯庸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从岌岌无名的写作小白,到为谋生存的“打工牛马”,再到半个娱乐圈抢手的“写作鬼才”,马伯庸做了什么?

追寻,只需一路前行,自会邂逅别样的风景。

辞职当职业作家

2005年,马伯庸大学毕业后,入职施耐德电气,开启白天写市场分析报告、夜晚在论坛码字的双重生活。公司上下虽知他写小说,却默契地保持“假装不知”,不过,同事也会偷偷求签名。他在重庆当销售时,创作出《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在北京工厂伴着《技术手册》写完《笔冢录》,搬至京后敲出《破案:孔雀东南飞》。对他而言,“写小说是快乐,但工资是安全感”,因此一直未辞职。

写小人物引共鸣

全职写作后,马伯庸敏锐捕捉到,历史中的小人物最能引发现代人共鸣。他笔下的主角,多是被掩埋在历史褶皱里、深陷生存困境的小人物。这些角色生活一地鸡毛,却在窘迫中挣扎、抗争,怀揣着不甘与遗憾,构成了马伯庸“事务型”小说的核心。不同于传统历史小说聚焦权谋与爱情,

他的作品执着于展现“怎么办成一件事”,以极具烟火气的叙事,构建起跨越时空的情感联结。

从《长安十二时辰》里身负拯救长安重任的张小敬,到《长安的荔枝》中为贵妃诞辰运送鲜荔而拼尽全力的九品小官李善德,再到《显微镜下的大明》里为一笔糊涂税赋与官府死磕到底的算呆子,这些基层视角的故事,像极了职场中较真的你我他……他努力寻找的,是古人和今人的相通之处,是那些能够产生共鸣的点。让普通打工人对小说主角惺惺相惜,这才是“爆款收割机”的真正玄机。

与许多文人不同,马伯庸并不避讳谈钱。他认为作家谈版权就应该像程序员谈代码一样自然,钱就是生活的保障,文人耻于谈钱大可不必。凭借独特的创作风格,他成为影视圈炙手可热的大IP,多部作品被改编或正在改编。因此,有人问他是否有计划打造出一个“马伯庸影视宇宙”?他的回答很清醒:没有。写出一个好看的故事,有人愿意改编,是很好的事情,但这不会构成创作的主要动机。力争有趣,是他创作爆款的作品底色;力争有钱,是他务实与坦诚的生活态度。

(综合《新民晚报》《文汇报》)

## 他用465万字为中国留住“乡音”

学系。



在暨南大学校内的家中,詹伯慧坐在椅子上,神情专注,正对一篇文章提出修改意见。虽然已是94岁的年纪,他的表达依然清晰明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语言学研究者,詹伯慧对语言学研究的热爱贯穿他的一生。

“方言研究要深入田野调查,不能只是‘坐而论道’”

1931年,詹伯慧出生于广东潮州,自小便接受“双语教育”,与父亲用客家话交流,与母亲用潮州话交流,这让他很早就对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詹伯慧的父亲詹安泰是著名古典文学学者,精于词学。“因此,我也了解了一些语言学的东西。”在詹伯慧的记忆中,自小家中便常有人与父亲探讨学问,自己也因此受到熏陶。到了报考大学时,詹伯慧便选择了当时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中山大学语言

查,不能只是“坐而论道”。

詹伯慧的学生、曾任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主任的甘于恩记得,当时,50多岁的詹伯慧和学生一起,坐车到乡下去。师生挤在车辆的狭窄空间里,一路颠簸。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詹伯慧还不忘苦中作乐,和学生说着笑着,唱着歌走进乡野田间。

在潜心调查研究中,詹伯慧主编的《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广东粤方言概要》等多部作品面世,受到业界好评。如今,他已出版语言学著作逾40部,发表论文逾400篇。

“编好大型方言辞书,必须下足功夫”

从事方言学研究几十年,詹伯慧认为,应当有一部百科性质的大型方言辞书将这么多年的方言研究成果记录下来。于是,2013年,詹伯慧以82岁高龄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方言学大型辞书编纂的理论研究与数字化建设”,并以首席专家身份负责主编《汉语方言学大词典》。

他组建了一支来自全国各地老中青结合、上百人的队伍,共同承担编写大词典的重任。为了形成统一的编写规范,詹伯慧将条目分为大、中、小条,并详细规定了其内容、比例,指导编写人员遵照应用。

“中国地大物博,语言资源丰富,我们要留住方言,留住历史底蕴。”最终,在经历四年严谨的编写、加工、修订后,这部465万字的大词典编纂完成。

(摘自《人民日报》姜晓丹/文)

## 月光不过秤

杨志艳

人世间竟有这样一个贼,它不窃财帛,不盗珍玩,专爱窥伺人心深处那点可怜的幸福,得手后便悄然遁去。

这贼名曰“比较”。

小时候,和小伙伴们玩水枪大战,直至太阳公公下山。

回到家免不了受妈妈的一顿数落:贪图玩耍,不思上进,拿邻居家的学霸孩子跟我作比。每当她有心或无意间夸赞别人家的孩子,我总是低着头,数着脚下的地砖纹路。那些纹路蜿蜒曲折,仿佛缠绕着我可怜的自尊心。渐渐地我

在别人家孩子面前有些自惭形秽,但又受不了家长的殷切希望,只

剩下兀自用功这条路可走。我变得勤奋好学,一副小大人的模样,童年的那点天真欢喜似溪流般无声地渗漏到地下,它悄无声息地被“比较”这个黑洞吞噬得干干净净。

小时候比考试成绩,成人后比工作,中年后还要比谁更有权势。“比较”编织一张细密的网,把每个人都困在里面。

大学同学考上研究生,称赞之声不绝于耳,然后,反睹自身,夜不能寐地复盘,追问自己到底输在哪里?出了社会,为了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站稳脚跟,使出浑身解数努力打拼,但在某个深夜,无意间在朋友圈发现昔日同学手

戴一枚硕大的“鸽子蛋”,携同亲戚家人到境外喜度蜜月,轻轻为对方点一个赞,然后再次端详镜中那个灰头土脸的自己,内心泛起难言的酸楚。

参加工作好多年,一直兢兢业业,那个平日里口口声声喊自己师傅的小姑娘,在某个时间节点一跃成为自己的顶头上司,为了彰显权威,她一改往日的谦逊,颐指气使。此刻那个“输”字如鲠在喉,卡得令人无法喘息。

后来,我在老年大学里看到了另一番景象。那些老翁老妪,已然卸下了往昔的荣辱得失,彼此之间只剩下了琴棋书画以及家长里短的闲谈。

室外的阳光倾洒在他们细密的皱纹里,此时此刻他们的脸上绽放着如花的笑容。

原来一旦放下了那柄丈量得失的尺,幸福便重新回归心田,像旧居壁上的常青藤,在春风吹又生中长出了新绿。

生活,用不着像实验室的天平秤一样,天天掂量着孰轻孰重的砝码,让幸福在比较中败下阵来。月光洒在斑驳的老墙上,像是铺了一地幸福的碎银。不再执着于追赶别人的脚步,慢慢学会欣赏自己走过的路。那些跌跌撞撞的成长,那些不完美的瞬间,才是生命最真实的模样。

(摘自《扬子晚报》)

## 稠李和斑鸠

[意]达·芬奇

斑鸠很喜欢吃稠李的果实,所以果实一成熟,斑鸠就成群结队地飞来,用尖利的长喙和爪子残酷地啄撕稠李的树枝。稠李天天被纠缠,不得安宁,它对着一只斑鸠恳求:“我并不吝惜我的浆果,只是恳求你们别糟蹋我的枝叶,我要靠它们遮蔽这酷热的太阳,以度过整个炎热的夏天!”

初三那年深秋,突然降温。我正在教室早读,看见父亲站在走廊上,怀里抱着我的红棉袄。我跑出去,问他冷不冷。他搓着冻得通红的手说:“没事,不冷。”后来母亲才告诉我,那天父亲发了高烧,是吞了两片退烧药硬撑着来的,回到家就瘫在床上。

去年寒冬的一次视频中,父亲走路有些蹒跚。“腿又疼了?”我问。他往镜头外挪了挪,摆摆手:“没事,老毛病了。”小弟后来告诉我,父亲的关节炎严重到上下楼都要扶着墙,却死活不肯去医院,还说:“你姐在外地带孩子,别让她操心。”

儿子说想吃杨梅,我冒着大雨买了给他送去。他吃惊地看着我落汤鸡似的模样说:“我又没说现在就要吃”,我说:“没事”。脱口而出的一刹那,这些年父亲说过的那些“没事”也如同走马灯似的在我眼前转——我高考落榜时他说“没事”,他下岗时在饭桌上说“没事”,我出嫁那天他红着眼睛说的还是“没事”。这些轻描淡写的两个字后面,藏着他舍不得让我看见的叹息,是他偷偷咽下的所有苦涩。

原来“没事”是这个世界最温柔的谎言。(摘自《厦门晚报》)

我是从教师家庭走出来的小孩,很小就知道训练的意义。受过训练的才能和没有受过训练的才能是不一样的:受过训练的才能更可靠,不容易走样。

我喜欢运动,喜欢田径、足球、乒乓球,认识不少专业人士。这些专业人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动作很漂亮。水平越高的专业人士,动作就越漂亮。这个“动作漂亮”其实也是力量的流畅与合理使用,没有浪费,没有别扭扭的感觉。小说其实也是一样,语言越生动、准确,就越漂亮。顺畅嘛,合理。

作家要塑造人,第一件事是理解人。从哪里理解?从日常生活这个层面上理解。你不在日常生活上下功夫,所谓的塑造人物往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同样,如果这个日

战火是爷爷的青春  
进城是父亲的青春  
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是  
我的青春

青春  
韦廷信

那石头的青春,大海的青春呢?  
我在花园里  
寻找一朵花的青春  
是它的颜色还是它的芬芳?  
似乎青春,它生于时代  
又蹁跹于时代的浪尖  
青春啊,它催促着人  
好似在这个时间段  
我们总是要完成些什么  
若是错过,必将遗憾终身

(摘自《人民日报》)

诗情画意

的。写过诗的人都知道,有些东西可以“入诗”,有些东西不能“入诗”。小说也是这样的,有些东西可以“入小说”,有些东西不能“入小说”。

小说是有气质的,人们都在谈论作家的才华,什么思想,什么想象力,什么情感……一大堆。但在我看来,小说家最大的才华是这个——你赋予小说怎样的气质。这个可能有点儿空洞,但如果你写,或者说,你有一定的阅读量,你也许会觉得我说的不是空洞的东西,而是很现实的。气质好的小说实在是难得。

没有一个作家是没有局限的,某种时候,我甚至想说,是局限成就了一个作家。

(摘自《小说生活:毕飞宇、张莉对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 关于文学

毕飞宇

常生活不通过人物的动态体现出来,就很难散发出魅力。

我为什么那么喜爱曹雪芹?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判断标准:你一个做作家的,你也不认识我,可你都写到我们家里来了,都写到我的身上来了,那我就一定会喜欢你。鲁迅也是这样的,他也能把他的笔一直写到我的家里来。什么是伟大的作家?可以把他的笔写到千家万户的作家就是伟大的作家。

描写的本质是什么呢?是选择。就像《包法利夫人》中经常有描写,客厅、庭院什么的,可是你不要忘了,客厅和庭院里的东西多着呢,几千样东西,你描写什么呢?这是很考验人